司馬文正公集

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84
A1
1744
v.10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二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三十

請更張新法劄子元豊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臣聞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法漢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孫享有天祿咸數百年國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撥亂返正混壹區夏規摹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風塵無警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先帝以睿智之性切

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職閭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卽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於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并其餘悉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疾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捨之哉臣鄉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費勞而無所用之斂免役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萬一饑饉盜賊群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

所及者衆先宜變更借令皇帝陛下獨覽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況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捨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何爲而不可哉取進止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元豐八年上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須下諸路州軍於要鬧處出牓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令入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

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源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廼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

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可言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牓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

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辭門下侍郎劄子 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守門下侍郎者臣先於熙寧三年蒙先帝除臣樞密副使臣以才力短拙固辭得免自是至今十有六年臣齒髮愈衰精力愈耗忽被恩詔力少任重非所克堪豈敢愛身實恐累國伏望聖慈特寢新

命聽臣赴陳州本任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辭門下侍郎第二劄子是日中使梁惟簡賜手詔云賜卿手詔深體予懷更不多

免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

賛佐邦國想宜知悉再宣諭前日所奏乞引對上

殿訖赴任其日已降指揮除卿門下侍郎切要與

卿商量軍國政事早來所奏備悉卿意再降詔開

言路俟卿供職

施行遂止不上

臣伏蒙聖恩差御藥吳靖方宣召臣令受新除門下侍郎

告身者聖恩重復惶愧愈深臣性質愚魯學術淺短徒以

素仗忠信竊慕公直偶爲時俗被以虛名誤蒙累朝甄奬

承乏侍臣熙寧初王安石說導先帝置三司條例司始議

新法臣以爲財聚則民散下怨則上危力曾開陳稱其不可言語拙訥不能感悟曏蒙聖恩除樞密副使臣貪慕富貴無異於人顧以君無虛授臣無虛受先帝用臣必以爲有益國家苟言無足采臣何敢叨居其位是以累上章奏終辭不拜旣而請補外郡又乞散官兩任留臺四任崇福臣區區之心惟望先帝察其何故辭貴就賤一賜召對訪以新法於民間果爲利害臣得輸肝瀝膽極竭以聞退就鼎鑊死且不朽飲食寤寐不忘此志幽明難欺天實知之不圖先帝奄棄天下臣隕心泣血謂積年所懷生死莫伸

及來奔國喪伏蒙太皇太后特降中使宣諭令無惜奏章臣不意愚誠復有所攄發千載一遇不勝踊躍遂首以開言路爲請及其佗新法之不便者畧舉數條今蒙恩差知陳州又詔令過闕入覲到城之日蒙降中使以開言路詔書賜示臣芻蕘之言遽荷采納且喜且懼無地自容然詳讀詔書中間六事有所未安似名爲求諫其實拒諫恐士民見者未達聖意莫敢進言方欲上殿論列不意忽奉恩命俾貳左省臣以非才未敢祇受及以言路不通新法爲患皆當今切務遂於今早入一劄子辭免恩命并所准備

上殿劄子二道同於通進司投下未審聖意以臣前後所言果爲如何若稍有可采乞特出神斷力賜施行則臣可以策勵疲駑少佐萬一若皆無可采則是臣狂愚無識不知爲政豈可以汚高位尸重任使朝廷獲曠官之譏微臣受竊位之責他日有誤國事罪不容誅伏望聖慈特寢新命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乞以除拜先後立班劄子 元豐八年六月四日上

臣於前月二十七日夜准閣門告報已降告身授臣守門下侍郎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知樞密院外

門下中書侍郎左右丞同知樞密院事班次等並以除拜先後爲序今月四日延和殿進呈竊見張璪等奏乞推臣在上今得依新得指揮伏緣臣以不才誤蒙朝廷拔擢寘諸執政之末已爲忝竊況超越倫輩特出其右在臣愚分何以克堪兼臣在二十八日已前伏乞依新得聖旨以除拜先後爲序在安燾之下取進止

乞以除拜先後立班第二劄子 元豐八年六月五日上

臣今月四日曾奏乞依新得聖旨以除拜先後爲序至今未奉指揮臣器能學術素出人下執政之中最爲後來一

旦超居衆人之上誠所未安伏望聖慈依臣前奏班在安

燾之下取進止

乞申明求諫詔書劄子元豐八年六月十四日上

臣伏見皇帝陛下初臨大寶太皇太后陛下同斷萬幾側

身虛己渴於求諫特下詔書大開言路此誠明主之先務

太平之本源也竊見中間有若乃陰有所懷至是亦不得

已也一節天下見者未達聖心咸以爲朝廷雖名求諫實

惡人論事預設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此六事罪之是以

盤桓猶豫未敢進言如此則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

通上下否閉萬事乖失又前來詔書止牓朝堂所詢不廣見者甚少愚臣欲望聖慈下學士院別草詔書除去中間一節務在勤求讜言使之盡忠竭誠無有所諱仍乞徧頒天下在京於尚書省前及馬行街出牓在外諸州府軍監各於要鬧處曉示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言事在京則於登聞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府軍監投下委長吏卽日附遞聞奏不得取責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無家業人慮有姦詐卽令本州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

逐使候有上件實封奏狀進入至內中伏望陛下以萬幾之暇晷賜省覽其所論至當者當用其言以顯其身其是非相半者捨短取長其言無可采事不可行者亦當矜容不可加罪如此則下情無不通嘉言罔攸伏聰明周四達海內如指掌矣或慮奏狀繁多難以親覽卽乞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籤出再進入或乞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取進止

看閱呂公著所陳利害劄子

臣今月一日夜蒙降到呂公著劄子一道付臣看閱所陳

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具悉奏來者臣自公著到京止於都堂衆中一見自後未嘗私相見及有簡帖往來今公著所陳與臣所欲言者正相符合蓋由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衆心奏聞耳臣聞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言國家政事欲有所改更必先謀於衆人所言皆同然後行之則無失也傳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言爲人上者當采酌民言從其所欲則在下之人戴上如天受其恩施也伏望陛下察公著所陳𢵧以臣民所上實封奏狀若與之同者斷志行之

勿復有疑臣見太平之功不日可成矣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利可謂有兼濟之才所言無有不當惟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愚以爲朝廷既知其爲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容臣續具劄子奏聞次其公著劄子謹同封上取進止

乞罷保甲劄子 元豐八年七月三日上

臣竊見先帝以戎狄驕傲侵擄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

司旣而有司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提舉官專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關預管內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爲侵擾蠶食無厭稍不如意擅行捶撻其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或自爲刼掠或侵凌鄉里其本家耕種耘穫率皆妨廢供送不辦率歛無窮貲產耗竭無以爲生弱者流移四方壯者亡爲盜賊行之數年先帝浸知其弊申勑州縣令保甲應有違犯并巡敎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許州縣覺察施行及陛下踐祚聽政首令京東西路保甲養馬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買過數

目並以充次年之數又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巳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閱者并教三日陜西團教未及半年者每月舊本有兩次二字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材弱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營作并第五等巳上地土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放免過二分此皆聖澤矜寛民力於保甲勞費雖什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點擇買養補塡尚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凌逼侵漁其四時教閱雖減目數

未免妨農臣愚以爲此保甲若使之逐捕賊盜則近已有
指揮巡檢縣尉及弓手兵級人數並令依保甲未上番以
前人數復置其保甲更不令管勾捕盜若使之攻討四夷
則此皆畎畝白徒教閱雖熟未嘗見敵與戎狄戰鬬必望
風奔潰登極詔書戒勑邊吏令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
疆埸則此保甲保馬的實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農
民不堪愁苦幸賴社稷之靈適值累年豐稔猶流民甚多
盜賊充斥若遇如明道年之蝗康定年之旱至和年之水
則其爲國家大患豈可盡言近者群盜王冲乘保馬諸處

行刼置保馬本欲逐盜今更爲盜資又獲鹿縣保甲斫射
毆傷提勾孫文巡檢張宗師以下凌上是乃大亂之源漸
不可長凡保甲保馬有害無利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不
知朝廷何憚而久不廢罷伏乞斷自聖志盡罷諸處保甲
保正保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賊戸長催督
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
驥院坊監及諸軍召提舉官還朝其勾當公事巡檢指使
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則開封府界及五路之民孰
不歡呼鼓舞荷戴聖德若以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可惜

使之歸農即乞令逐縣戶數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
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與免二稅或稅輕者與
免若干石斗稅及戶下諸般科役本戶田不足聽蔭親戚
田務在優假使人勸慕然後召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
藝者投充弓手計即令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
募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佐揀試
武藝高强者充若見充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許他人
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
自然常得精熟一縣之中其勇壯者旣充弓手其羸弱者

雖使之爲盜亦無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
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重加刑典若無人投名乞更議優
法若尚召募不足卽且於鄉村戶上依舊顧人候有投名
者卽令克替若弓手數多卽令分番更互在縣祗應一年
一替其餘各分定地方巡捕盜賊每獲賊勘得舊本有赦後二字
住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令出賞錢與獲
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只令捕賊給賞如
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復掩蔽住止窩藏之處捕盜
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自然稀少取進止

乞罷免役錢狀 元豐八年上

臣竊以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蓋自古及今未之或改熙寧中執政者以爲百姓惟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顧人充役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未聞破產者也其鄉戶衙前所以破產者蓋由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使之主管官物或因水火損敗或爲上下侵欺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久在公庭勾當精熟每經重難差遣積累分數別得優輕場務酬獎

往往致富何破産之有夫差役出於民錢亦出於民今役民出錢顧役何異割鼻飼口朝三暮四於民何所利哉又鄉者役人皆上等戸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戸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槪輸錢則是賦斂愈重非所以寛之也故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寛而貧者困窮日甚殆非所以抑兼幷裒惸獨均賦役也又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顧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規進取不顧爲民世世之患又國家舊制所以必差靑苗戸充役人者爲其有莊田家屬有罪難以逃亡故頗自

重借今顧浮浪之人克役常日恣爲不法一旦事發單身竄匿何處州縣不可投名又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自行新法以來青苗免役及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况迫於期限不得半價盡糶所收未能克數家之餱糧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有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所可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敢復議此農民所以重困也又錢者流通之物故謂之泉布比年以來物價愈賤而閭閻益困所以然者錢皆聚於官中民間之錢貨重

物輕借使有人鬻薪糴米米價雖賤薪價亦賤故也臣愚以爲悉宜罷免役錢其州縣諸色役人並依舊制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替見顧役人其衙前先召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免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爲率常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彊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者不利於貧者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

司馬文正公集卷三十二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三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三十一

乞罷將官狀 元豐八年上

臣伏以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也乃所以安百姓衞朝廷也秦懲周室幹弱枝彊之弊旣滅六國以爲天下不復用兵雖分三十六郡置郡守更以御史監之隳名城

銷兵器束以苛法舉動施爲皆不得自專是以陳勝吳廣以匹夫奮臂大呼郡縣莫能制多殺長吏以應之雖由其殘虐取亡亦守令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爲天下既壹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夫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誰能去兵州縣無虞則國家安矣州縣不守則國家危矣臣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

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
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
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爲一將别置將官使之專切
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有差
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
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爲職事修舉在
於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
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爲況今之將官即昔之爲總管等
者也豈爲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爲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

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又頃歲以來自轉運使知州以下白直及迎送之人日朘月減出入導從大爲蕭條供承荷擔有所不給觀望削弱無以威服吏民臣畧舉目覩一事以證其餘西

京城郭周數十里卑薄頹缺犬豕可踰又瀍洛二水交貫其中每夜諸門扃鑰雖嚴而灘流之際人皆可以平行往來其屬本南北巡檢下所管兵士除出軍外餘數不多通判以下諸官白直來往防送倉庫守宿街市巡邏盡出其間繇者先帝建豫勑西京留守親詣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西京天子別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前宰相重官也其侍衛單寡如此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萬一有凶狡之賊驅烏合之衆突入城

邑或刼質戕賊長吏以焚燒廬舍殺掠吏民將何以制之
哉此特天下太平之久習俗淳厚羣心安固賊不測虛實
膽智怯弱故未敢爲之耳豈敢忽畧謂之必無而不爲之
備哉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完固士卒衆多可以守禦自餘
腹內州縣既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羣盜猝至何以責其
竭節守義不棄城竄匿或以酒食迎賊以甲兵獻賊斂民
財以賂賊者乎羣盜尚爾況戎狄傾國大舉長驅而來者
哉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兵法曰不恃
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國家豈可恃即日平寧晏然

高枕不以爲慮謂其必不敢來乎臣愚以爲河北陜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腹內州縣宜以漸候豐年農閑之際委提點刑獄與本處長吏相度各修築所治之城州城稍高縣城次之不必廣大所以然者高則難喻小則易守故也其緣邊屯駐兵士遇春夏無事之際委經略安撫使與轉運使公同商量減放歸住營州軍或於內地就糧勿聽怯懦將帥多有虛占以自守衞其腹內州軍量其大小緊慢大藩常留千餘人小州亦留數百人不得差發往別州軍見兵不足即行招添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

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多差使其有不能精勤致士卒懈弛者委提點刑獄常切按察聞奏嚴行責降仍令逐縣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守衛城邑討捕盜賊其州縣吏所給白直迎送之人皆如嘉祐編勑以前之數如此力可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其棄城等罪而誅之彼亦甘心矣

乞降臣民奏狀劄子 元豐八年七月十四日上

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月必有臣寮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已多未見有付外令三省或

樞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則徒煩聽覽何所裨益昔漢昭
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先帝
初即位詔中外上言得失亦令臣與張方平同詳定選擇
可取者與元奏狀同進入內或降付三省樞密院施行臣
竊計今來臣民所上文字其間是非臧否雖錯雜嘉謀長
策不可謂無以睿明所燭諒毫髮無遺豈可一槩棄置全
不採用欲乞選其可從者降出施行或以萬幾之繁未暇
遍加省覽即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
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

司施行取進止

乞降封事簽帖劄子元豐八年八月八日上

臣聞舜明四目達四聰王者視四海之內皆如戶庭閭閻之間皆如指掌然後能治其天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四海之廣大閭閻之隱微未嘗身親而目覩也非采聽臣民之言雖以天縱睿智之性何由知之陛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諸執政官看詳其第一次降出者三十三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取及冗長之

辭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簽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簽出
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
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
福也曏者執政請聽臣寮上殿陛下謙退以爲國家政事
多未習知臣寮欲言事者自有章疏何必上殿令臣民章
疏舉集於前若非陛下勤加省覽則朝政闕失民間疾苦
何由上聞國家政事無時而習知也其間亦有一事而衆
人共言者臣亦重複簽出蓋欲陛下知天下所共患衆情
所同欲也夫爲政在順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惡者去

之則何患號令不行民心不附國家不安名譽不榮哉惟
在陛下斷志而力行之耳取進止

乞不貸强盜白劄子元豐八年八月上

刑部奏鈔曹州勘到百姓趙倩呂德呂文於今年三月二
十三日同打刼南華縣界頓榮家財物將鎗刺頓榮一鎗
腮上血出打刼得財物被弓手捉獲醫人檢得頓榮元被
呂文刺傷處有血是鐵物傷將刼到贓估定足錢陸貫玖
拾玖文本州只爲頓榮被刼刺傷時不曾申官檢定痕驗
遂具案申奏大理寺會到進奏院今年三月六日赦七日

到州准律勑合決重杖一頓處死刑部檢到例擬並特貸
命決脊杖二十各刺面配廣南遠惡州軍牢城門下勘會
近年以來諸州勘到刼賊但不曾殺人放火者並作情理
可愍或刑名疑慮申奏朝廷率從寬貸竊詳逐人既爲刼
賊情理有何可愍赦後贓反傷人刑名有何疑慮此皆逐
州官吏弊見失入罪名專務便文營己無去害疾惡之心
況曹州素多盜賊係重法地分如趙倩等所犯如此皆得
免死則是強盜不放火殺人者盡得免死竊恐盜賊轉加
恣横良民無以自存殆非懲惡勸善之道其趙倩等欲乞

並令本州依法處死仍乞立法自今後應天下州軍勘到强盜情理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典憲更不得似日前用例破條

乞不貸故鬭殺劄子 元豐八年八月十四日上

竊惟王者所以治天下惟在法令凡殺人者死自有刑法以來百世莫之或改若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堯舜不能以致治也近見刑部奏鈔泰寧軍勘到保正家人姜齊見本都代名大保長張存捽著百姓孫遇其孫遇捽著袁貴髻子張存道此人稱是東嶽急脚子胡亂打人不伏

牧領齊捽著孫遇遞互打三二十拳解擘放却袁貴齊與張存捽倒孫遇齊行拳踢打孫遇身死齊發心共張存捉縛袁貴虛做打殺元相爭人申解本縣替得償命其袁貴到縣不肯虛招齊蒙枷項隔勘方具實招通又懷州勘到百姓魏簡與郭興爭賭錢拽倒郭興家棚子郭興父郭昇拽著簡使頭撞簡簡爲本人年老便道你共我不是抵對休扯著我待推搭郭昇圖放却簡用力去郭昇咽喉上搭一搭其人當下倒地身死又耀州勘到百姓張志松爲再從弟張小六宛鞔稱呪罵堂兄弟男女後志松乘酒嗔恨

張小六因此行拳打張小六當時身死上件三人於條皆合處死本州並作情理可憫奏裁耀州仍稱張志松本無殺意刑部一切檢例擬特貸命決脊杖二十刺配斷所牢城竊詳孫遇不合詐稱東嶽急脚子胡亂打人雖是罪人然罪不至死其姜齊等既解擘放袁貴即合申送赴官依法施行其孫遇別更不曾拒捍及走兼已就拘執豈可更捽倒毆擊直至於死又更誣執被苦人袁貴作殺人賊欲令替自己償命如此情理有何可憫其魏簡為郭昇年老不欲相打郤用力去本人咽喉上一搯至死豈不更甚於

毆打又張志松只爲張小六寃執呪罵事理至輕遂毆本
人致死並是鬬殺於情理皆無可憫凡人因忿相爭迭相
毆擊其意豈皆在於殺但一人於辜限内死則彼一人須
當償命況此三人皆卽時毆殺當死無疑止是逐州避見
失入罪名妄作情理可憫或刑名疑慮奏裁刑部卽引舊
例一切貸命若因循不改爲弊甚大所以然者從來律令
勅式有該說不盡之事有司無以處決引例行之今鬬殺
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不問可貸與否承例盡免死決配
作奏鈔施行是殺人者不死其鬬殺律條更無所用也於

殺人者雖苟寬恩其被殺者何所告訴非所以禁制凶暴保安良善也欲乞今後應諸州所奏大辟罪人並委大理寺依法定斷如情理無可憫其刑名無疑慮即仰刑部退回本州令依法施行如委實有可憫及疑慮即仰刑部於奏鈔後別用貼黃聲說情理如何可憫刑名如何疑慮今擬如何施行令門下省駁審如所擬委得允當則當用繳狀進入施行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即仰門下省駁奏乞行取姜齊等緣係未立法以前今欲先次進入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元豐八年九月三日上

臣伏覩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喬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貼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爲嗤鄙

誠可哀也又況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養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

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勑至今稱爲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旣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蕪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

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
聖性於民間情爲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此爲始矣
取進止

與呂公著同舉程頤劄子元豐八年九月十五日上

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
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
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
化取進止

乞裁斷政事劄子元豐八年十月十七日上

臣聞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此乃物理自然人情之常也是以聖人立爲君臣使人臣各獻其謀而人君裁決其是非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此國家所以治也若人君不加裁決使人臣各行其意則朝夕鬬訟弱不勝彊寡不勝衆不則雷同詭隨尸位竊祿苟且偷安以度目前此國家所以衰也然人君於是非之間亦當三思精察昭然無疑然後決之自古興衰未有不由此塗出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雖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同輔成王猶有不悅況邪正忠佞各有所存者乎臣竊惟皇帝富於春

秋太皇太后親臨萬幾事無大小皆委於執政垂拱仰成萬一羣臣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壹者伏望陛下特留聖意審察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羣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事功無時而成也況書曰惟辟作福作威不可使用人賞罰之柄盡歸執政人主一不得而專也取進止

大辟貸配法草元豐八年十月二十日授刑部

應開封府諸路州軍奏到大辟罪人稱是刑名疑慮及情

理可憫者仰大理寺依法定斷并坐疑慮可憫條送刑部看詳如刑名實有疑慮情理實有可憫因依申奏取旨若看詳得別無疑慮及可憫者即具鈔奏下本處依法施行不得一概將舊例貸配破却律勑正條仍委門下中書尚書省點檢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奏乞取勘施行

議可劄子　元豐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上

臣聞古人有言謀之在多斷之在獨陛下寬仁委政羣下或政有大疑議論難一儻陛下不決其是非則爭辨紛紜無時而息事功何由可成臣謹按蔡邕獨斷敘漢制有疑

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申議可此所以各盡羣下之所見而人主亦不失操柄也今執政之臣雖相與竭力同寅協恭若萬一有議論必不可合者欲乞許令各具劄子奏聞望陛下精察其是非可否以聖意決之或於簾前宣諭或於禁中批出令依某人所奏若羣臣猶有固爭執者則願陛下更加審察若前來處分果非則勿憚改為若灼然無疑則決行不移耳如此再思而行庶幾得盡衆心事亦少失矣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三十三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四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三十二

進孝經指解劄子元豐八年十二月二日上

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幼沖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顒顒卬卬有老成之德華夷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

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爲學所宜先也臣鄙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則繕寫一册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取進止

辭轉官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上

臣伏覩中書錄黃奉聖旨神宗祔廟畢執政官依故事轉

遷以臣爲正議大夫者竊惟英宗皇帝親政之初以宰臣韓琦等於嘉祐之末有定策大功保佑聖躬濟于艱難故各特遷一官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宰臣蔡確等啓迪聖心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各特遷一官固亦其宜臣當是時方閑居在西京憑几末命非所預聞豈得與確等同受褒賞且國家名位本以酬功報德不可但以祔廟禮畢檢舉故事虛有授受況臣於登極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曾未踰年安敢再叨殊渥縱臣貪冒不知愧恥天下之人其謂臣何所有授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

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二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伏覩中書錄黃蒙恩除正議大夫臣於十二日具劄子奏以蔡確等啓迪神宗皇帝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宜遷一官臣閑居西京非所預聞所有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祗受自後未聞降出至十四日准閤門告報令臣受上件告身臣竊惟富弼輔佐三朝名德老成當嘉祐之初亦是定策之臣但以不預顧命懇辭甚至如臣才德比於富弼無能爲役當建儲顧命之際臣爲庶僚在外

初不預聞豈敢止因祔廟隨例遷官凡爲政之要惟在賞
功罰罪臣忝備執政無功受賞將何以裁抑佗人所有新
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三劄子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伏奉詔書以臣辭免恩命所請宜不允者昔英宗皇帝
入承大統宰臣韓琦等實有定策之功又踐祚之初聖躬
違豫慈聖光獻皇太后權同聽政琦等盡忠竭力亦不爲
不至及英宗皇帝專制萬幾褒賞琦等各遷一官臣時爲
諫官猶曾上言以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陛下卽政之

初宜懲革斯弊今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佗人之幸進者恐宿衞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能執奏當是時英宗皇帝雖不收還恩命而富弼亦有定策之功自以不預顧命力辭甚苦況臣既不預定策又不預顧命豈可來自冗散之地遽與輔臣同賞且臣昔日在人則言其不可受今日在己則受而不辭顧行復言能不自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四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昨蒙恩除臣正議大夫臣三具劄子及簾前面陳至懇終未賜開允臣夙夜愧恐不能自已臣竊以爲政之要惟在於賞功罰罪賞不當功則徼幸競進罰不當罪則善良憂恐亂之基也曩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臣屏居閭閻今乃與建儲受遺之臣一例遷官賞不當功何以過此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執政執政當爲陛下抑徼幸惜官職而身自冐賞何以表率佗人臣非敢私飾小廉其志欲爲國家愼重名器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新命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取進止

辭轉官第五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准閤門告示以臣累上章辭免新命已降批荅不許所有告身可告示早令祇受者臣竊惟無功受賞士之所難究觀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卽政之初褒賞大臣皆以定策受遺之功非因祔廟禮畢臣既非定策又不受遺實難虛受至於政事日新皆陛下聖明衆賢協力在臣一人何能裨益而無名冒賞惟恐有玷清朝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伏乞早賜寢罷取進止

請革弊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四日上

臣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夙夜孜孜以愛百姓安國家爲事葢善治疾者必究其所來攻其所急救之欲速去之欲盡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槩出於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財用之蠹聖人除暴定亂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葉藩鎭跋扈降及五代羣雄角逐四海九州瓜分麋潰共相吞噬生民塗炭二百餘年太祖受天明命四征弗庭光啓景祚太宗繼之克成厥勳然後大禹之迹悉爲宋有於是載戢干戈與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及期頤不見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業雞鳴狗吠煙火相

望可謂太平之極致自古所罕侔矣及神宗繼統材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官置吏收籍賦役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完深用為耻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言祇知邀功不顧國患爭賈餘勇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披文按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競獻奇策自謂良平更生聚斂之臣捃拾財利剖析秋毫以供軍費專務市恩不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研桑復出相與誤惑先帝自求榮位於是置提舉官强配青苗多收免

役以聚貨泉又驅畎畝之人爲保甲使捨耒耜習弓矢又置都作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養保馬使賣耕牛市駔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問邊州內地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皆不得關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誦射法效胡服機械陳圖競爲新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强市榷取坐列販賣增商稅色件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沒貲產不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

貴賣强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旣久積財旣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僞之士不知彼己妄動輕舉是以頓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執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翦爲魚肉曾未足以威服戎狄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厭截截諞言思番番良士及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弃天下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泣血追傷

者也伏望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
邊吏毋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秉常納貢
乾德拜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此置提舉官散青
苗斂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保馬置將官市易司
封狀買坊場增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使司皆爲虛設陛下
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餘章未有不言此數
事者足知其爲天下公患衆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
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何所復疑而群臣猶習常安故憚
於更張雖頗知裁損而監司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

保馬猶養飼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轍數年之後一遇水旱大飢盜賊群起其爲國家憂患豈敢盡言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爲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雖非一日可行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決而行之昔夏遵禹訓商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蓋創業垂統之主貽厥孫謀後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

由舊章但使政事悉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熙海內太平
更無餘事矣議曰革弊不可倉猝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
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使盡也其爲醫者
謀則善矣其爲疾者謀奚利哉取進止

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上尋得旨依奏

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差充
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雖數年營治家產
以備後役今則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有所出錢數多於
往日充役陪備之錢者此其害一也舊日差役之時下戶

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免役驅迫貧民剝膚椎髓家產旣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溝壑强者聚爲盜賊此其害二也舊日差役之時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管勾諸事各自愛惜少敢大段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宗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無宗族田產之累作公人則恣爲姦僞曲法受贓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則挈家亡去變易姓名往別州縣投名官中無由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此其害三也自古農民所有不過穀帛

與力凡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三者皆取諸其身而無窮盡
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傭人殊不知農
民出錢難於出力何則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
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無積錢數百
貫者也自古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
錢督之則穀愈賤矣平時一斗直百錢者不過直四五十
文更急責之則直三二十矣豐年猶可以糶穀送納官錢
若遇凶年則穀帛亦無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
官既家家各賣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賣薪殺牛以

賣肉令歲如此來歲何以爲生是官立法以殄盡民之生計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以爲功效希求進用令朝廷雖有指揮令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慮聚斂之臣猶依傍役錢別作名目隱藏寬剩使幽遠之人不被聖澤此其害五也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知其爲天下之公患無疑也以臣愚見爲今之計莫若直降勑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

丁產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會熙寧元年見行差役條貫雕
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充役不
願充役者任便選顧有行止人自代其顧錢多少私不商
量若所顧人逃亡即勒正身別顧若將帶却官物勒正身
陪塡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
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見顧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逐便
數內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曏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
家產者朝廷爲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
諸公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

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大將管押其麤色及畸零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苦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令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於曩日不至有破家產者若猶以爲衙前戶力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寺道觀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其餘產業並約此爲準所有助役錢令逐州椿管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幾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行支給然尚慮

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勑內更指揮
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牒下諸州縣委逐縣官看
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若
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即仰限勑到五日內具利害擘畫申
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勑書到一月內
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仰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
取者限勑書到一季內具利害擘畫奏聞朝廷候奏到委
執政官再加看詳各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勑施
行務要所在役法曲盡其宜取進止

辭免醫官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上

臣以病在朝假伏蒙聖慈連日差中使押醫官沈士安朱有章楊文蔚陳易簡等到臣家各診候留藥臣上荷大恩天隆地厚隕首糜軀無足論報然臣竊聞陳易簡見在病假近皇太后服藥亦祇應不得今以臣故特煩聖旨督迫令每日一到臣家看候醫治臣忝爲人臣實不自安況臣私家亦須更請一醫人每日診候調理其陳易簡已知臣脉氣病狀欲乞特降聖旨令臣每日具病狀增減就易簡處取藥更不令易簡每日到臣家診候庶於體分稍得自

安取進止

辭放正謝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聞降聖旨在閤門宰臣執政官近遷轉已正謝訖內有司馬光見患在假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聞命震駭無地自處豈有朝廷特遷一官臥家受之並不入謝君降異常之澤臣無一拜之勤自古以來未嘗有此臣雖頑暗必不敢當伏望聖慈早賜收還今來指揮候臣疾患稍痊只依前來指揮減拜入謝及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庶使賤臣粗能自安取進止

審內批指揮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上內批依二十八日指揮

臣昨日具劄子奏爲聖㫖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宫福寧殿恭謝臣以自古以來未有此禮必不敢當當夜准御批依近降指揮臣勘會今月十四日內降以臣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免舞蹈十七日又准內降所有臣將來合赴景靈宫恭謝逐殿宜止令兩拜二十八日又准入內供奉官劉永年傳宣放臣正謝及景靈宫福寧殿御前恭謝臣未審御批依近降指揮是依十四日指揮十七日指揮依二十八日指揮須至再有奏稟取進止

辭放正謝第二劄子

臣昨夜准御批指揮今早再有奏稟蒙復降御批依二十八日指揮臣承命驚恐措躬無地伏念臣忝爲人臣陛下賜之一顧賜之巵酒賜之瓜果臣亦當稽首拜謝況進一高位加之寵名榮動縉紳流澤苗裔豈可即安私室專養沉痾不造王庭坐受圭組不獨爲海內之所共責有司之所直繩天威違顏不出咫尺隕越蹩躠爲聖朝羞臣雖至愚粗知自愛何敢受此自納於不測之誅伏望聖慈矜憫候臣所患稍痊安日止依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

入謝及於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庶使差可自安其

二十八日指揮臣以死自守必不敢奉詔取進止

司馬溫公文集卷三十四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五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三十三

論西夏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上

臣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王趙秉常爲臣下所囚興兵致討奮揚天威震動沙漠虜攜其種落竄伏河外諸將收其邊地建米脂義河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此蓋止以藉口用爲已功皆爲其身謀非爲國計臣竊聞此數寨者皆孤僻單外難於應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

足以守禦中國得之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糧有久戍遠輸之累無拓土闢境之實此衆人所共知也王師既收靈州不克狼狽而歸卒疲食盡失亡頗多西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此始有輕慢之心是以明年邊臣築永樂城虜潛師掩襲覆軍殺將塗炭一城久之又舉一國之衆攻圍蘭州期於必取將士堅守僅而得全虜自是銳氣小挫不敢輕犯邊矣臣聞此數寨之地中國得之雖無所利虜中失之爲害頗多何則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慮中國一朝討襲無以支梧不敢安居是以必欲得之不肯弃捨一年前虜

嘗專遣使者詣闕深自辨訴請臣服如故其志無他止爲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既許其臣服虜來請舊境朝廷乃降指揮其前則云所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拔幽辱非有意侵取疆埸土地而已其後乃云止將已得砦小邊土聊示削罰豈可更有陳乞還復之理此則朝旨首尾已自相違又興師本爲振拔秉常拒命者國人之罪豈可更削秉常之地於理差似未安王者以大信御四海羌戎雖微恐未易以文辭欺也於是虜既失望憤怒怨懟移文保安軍辭理不遜云今來賀正旦人使難議發遣自是正

旦生辰乃至陛下繼明皆不遣使入賀其不臣大矣然前去歲四遣使者詣闕弔慰祭奠告其母喪并進遺物理雖不備稍示屈服臣竊料虜意不出於三一者猶冀朝廷萬一赦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陽爲恭順使中國休怠陰伺間隙入爲邊患三者久自絶於上國其國中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之物且因爲商販耳昔衛貳於晉晉取戚田及衛人既服郤缺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遂歸戚田于衛今西人所爲如此朝廷既不能拒

絕勿受其使又不能招納與之更始彼來則迎送館穀以賓客待之不來則一無所問日復一日將踰二年臣竊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弱心實內附故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置之度外不以爲虞殊不思數年前王師大舉深入將士所過烈於猛火割其疆埸屢請而不還彼怨毒欲讐報之心窺窬欲乘釁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忘飲盲者不忘視也譬如有虎狼在屋側垂頭熟寢人豈可見其不動狎而侮之循其頭躡其尾邪臣每思之終夕寒心以臣愚慮於今爲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謂

返其侵疆凡天子卽位天地一新滌瑕蕩穢小大無遺昔趙佗自稱南越武帝時僭強嶺南漢文帝卽位赦其大罪遣單使往諭之佗稽首請服累世爲臣李繼遷數擾西陲十有餘年關中困弊眞宗皇帝卽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趙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由是邊境安寧者四十年此乃前世及祖宗之成法非無所依據也今秉常之罪不大於繼遷也米脂等寨不多於靈夏也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元之際特下詔書數其累年不來賀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等不備之禮嘉其弔慰祭奠告國母喪進遺

物之勤曠然推恩盡赦前罪自今以後貢獻賜予悉如舊規廢米脂義河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撤除省地外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花麻所居趙元昊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爲後圖猶似有名禦夷狄者不壹而足俟其再議或留或與徐議其宜亦無所傷至於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畧司遽稱熙河蘭會虜常疑中國更有闚境之心不若改爲熙河岷蘭經畧司如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於意外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況其人類豈得不

鼓舞抃蹈世世臣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億萬僅得數寨今復無故弃之此中國之耻也昔漢元帝弃珠崖詔曰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遂弃之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如天地之覆燾父母之慈愛盛德之事何耻之有國家方制萬里今此尋丈之地惜而不與萬一西人積怨憤之氣逞凶悖之心悉舉犬羊之衆投間伺隙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如鄜日繼遷元昊之叛逆天下騷動當是之時雖有米脂

等千寨能有益乎不惟待其攻圍自取固可深恥借使虜
有一言不遜而還之傷威毀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與
之之爲美也此國大事伏望陛下留神熟慮更與執政詳
議以聖意斷而行之不可後時失此機會悔將無及何謂
禁其私市西夏所居氐羌舊壤地所產者不過羊馬氊毯
其國中用之不盡其勢必推其餘與他國貿易其三面皆
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國者羊馬氊毯之所輸而茶綵百貨
之所自來也故其民如嬰兒而中國乳哺之矣寶元慶歷
之間元昊負恩僭亂屢犯邊境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

中國未嘗踰其境破其軍禽其將屠其城有害於社稷也而首尾六年元昊遣使因緣邊吏卑辭納款頓顙稱臣雖其惡積罪盈欲懷音革面原其私心未必不貪中國之財思私市之利故也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傳聞近歲法禁疎闊官吏弛慢邊民與西人私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則頻遣使者商販中國私則與邊鄙小民竊相交易雖不獲歲賜之物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數年之間似恭似慢示不汲汲於事中國由資用饒足與事中國時無以異故也陛下誠能却其使者責以累年

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皆不來賀何獨遣此使者拒而勿內
明勑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年歲之間公私困弊使自謀而
來禮必益恭辭必益遜然後朝廷責而赦之許通私市待
之如初然邊民與西人交易爲日積久習玩爲常一旦禁
之其事甚難何則若以常法治之則有司泥文動循繩墨
追問證左逮捕傳送之人停匿之家奏裁待報動涉半年
如此則徒使邊民麗刑者衆獄犴盈溢而私市終不能禁
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峭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
其上陵夷故也今必欲嚴禁邊民與西人私市須權時別

立重法犯者必死無赦本地分吏卒應巡邏者不覺透漏官員衝替兵士降配仍許人告捉獲者賞錢若干當日內以官錢支給更不以犯事人家財充如此則緣邊六路各行得一兩人則庶幾可以聳動人耳目令行禁止人不敢犯矣然人存政舉此事全在邊帥得人昔龐籍爲河東經略使下令禁邊民與西人私市有熟戸犯禁籍斬於犯處妻孥皆送淮南編管一境凛然無敢犯者其後施昌言爲環慶路經略使亦禁私市西人發兵壓境昌言遣使問其所以來之故西人言無他事只爲交易不通使者懼其兵

威輒私許之法遂復壞若邊帥未能盡得其人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取進止

乞未禁私市先赦西人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上

臣於今月三日上言以西人未服中國不得無憂而邊備不敢少弛不自揆其狂妄獻二策上策欲因天子繼統曠然赦之歸其侵地與之更始下策欲嚴禁私市俟其屈服然後赦之然禁私市甚難立法極嚴又邊帥得人然後能行不若前策之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今竊聞執政用臣下策止令禁私市又立法不嚴邊帥未得其人若邊吏拘

文獲一漏百私市滔滔如故或此路禁絕而彼路放行如隄防一存一亡將何所益如此適足以激怒西人使益發悖心安肯屈服萬一微犯邊境或表牒中形不遜語至時朝廷轉難處置悔之無及不若用臣上策早相彌縫縱未欲還其侵地且下詔書責而赦之使彼此安心時難得而易失不可忽也況本欲因天子繼統蕩滌其罪今日行之已爲太晚若更遷延則赦之無名茲事繫國安危若俟執政論議僉同恐失機會誤國大事伏望聖意獨斷行之勿復有疑天下幸甚若有執政立異議乞令其人自入文字

若依從其議他日因此致引惹邊事當專執其咎取進止

辭放正謝第三劄子 元祐元年二月上

今月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前奏乞候所患稍痊安日依正月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今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正月二十八日指揮臣聞君待臣以惠臣奉君以恭故能上下相親道用交泰陛下念臣衰老抱病筋力尩羸特損朝儀以從私便陛下之大惠也臣若不知禮有靦面目坐受優恩曾無辭避是君有惠而臣不恭上行施而下無報臣雖頑

昧心豈敢安伏望聖慈如臣前奏依正月十四日十七日指揮庶使微軀有地自處取進止

乞先赦西人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二月上

臣於今月十二日上言乞以天子繼統曠然更始宜下詔數西人之罪而赦之縱未還其侵地且行此策以安邊境至今聞執政議尚未決臣之愚意以爲封內未安未可圖外故欲急行臣前策以覊縻西人且可數年邊鄙無事朝廷得休息戍兵安養百姓待國力完備家給人足然後奮揚天威討貳柔服何所不可若行臣前策可以萬全行臣

後策有得有失豈可棄上策而用下策捨萬全而就有失也太平興國中李繼遷反西陲不解甲者十餘年關中困竭寶元慶曆之間趙元昊叛屢入爲寇覆軍殺將自是中國虛耗不復富實今國家理財未得其道民力困窮於下府庫窘乏於上又新遭大喪山陵纔畢自去年十月初以來不雨雪旱勢甚大若萬一激怒西人微出一不遜語則并臣前策亦不可得矣今因天子即位未久西人外迹未有不順故臣願朝廷旦夕汲汲行之機會難得時不可失此臣所以惓惓進言不已者也若萬一激怒西人致生邊

患兵連禍結士卒殄盡於鋒鏑生民困竭於轉餉餓殍蔽地盜賊蜂起爲國家慮豈不危哉而執政方以爲西人微弱不敢復動故遣使來誠心内附置之度外不以爲虞今復固執先禁私市之議又立法不嚴邊帥不才者不先易去行之太早不能中節一旦禍生所忽邊鄙震驚乃始歸罪戎狄豈不害國事乎臣於今月三日所上言措置西邊事雖畫二策固以還其侵地責而赦之爲上策嚴禁私市待其數年貧困來服然後赦之爲下策所謂絶私市非立法至嚴帥臣智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

萬全無失非臣前後返覆靜言庸違也朝廷比來擢臣於
冗散之中使預聞國論葢以誤謂臣微有益於國家非徒
采其虛名也臣之不敢終辭亦欲竭盡疲駑少酬大恩非
苟貪於祿位也今盡忠謀國而爲衆所挫臣尚留此有何
所用此國大事伏望陛下早審察二議從其長者若聖意
以臣言爲然乞御批依臣前策若降付三省樞密院執政
仍有固守已見爭之最力者乞如臣前奏令自入文字言
先禁私市保得他日必不致引惹邊事如其不然身執其
咎取進止

乞不改更罷役錢敕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近以抱病家居恐遽先朝露無以少報盛德是以力疾貪陳所見竊以卽日爲小民病者無若免役錢欲乞悉行廢罷復祖宗差役舊法慮識愚短誠不意朝廷盡從其說非陛下明斷不能如是此乃天下之幸非獨微臣之幸也然臣聞令出惟行弗惟反彼免役錢雖於下戶困苦而上戶優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習熟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有煩擾又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爲功惟恐役錢之罷若見朝廷於今日所

下敕徵有變動必須相告曰朝廷之敕果尚未定宜且觀望必競言役錢不可罷朝廷萬一聽之則良法復壞矣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俟諸路轉運司奏到徐爲改更亦未爲晚當此之際則願朝廷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取進止

乞罷提舉官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使兩員然朝廷必擇朝士累任知州有

聲績曉錢穀者乃得爲之未嘗輕以授人凡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官吏薦賢發姦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内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爲之或通判知縣監當資序及選人以

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卽爲監司者能順己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衆所不服輕儇則舉措率易歷事未多故措置百事往往乖方衆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率易故慮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祿誘於前罪戾俟於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務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藉藉如此皆由此來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於國家非便欲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剩不得過

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州縣猶有於春首抑配青苗錢勒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寬剩錢但取文具而已如此則朝廷號令廢格不行於臣下恩澤壅塞不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為政臣聞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回其原提舉官者乃病民之本原也陛下必欲蘇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盜賊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歷親

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爲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旣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妄有耗散卽乞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常平倉法謹伺穀價賤糴貴糶及准備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兌那常平錢物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得旨乃得移牒支撥若以監司數少路分闊遠處巡歷及管勾不辦卽乞只依舊

法每歲徧廵諸州更不徧廵諸縣自非要切大事朝廷不
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令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
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選人
勾當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
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
官可差幹得事務若遇有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
官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盜官捉殺察其不稱職及有可以
代之者先令權攝仍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賊盜强弱立
賞錢數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保明乞轉官及

升差遣或減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磨勘詰難住滯臨時詳酌恩澤直賜指揮賊盜自然無不敗獲不須令親出入監逐捉殺於事無益如此則監司巡歷管勾職事簡要易爲辦集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三十五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六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三十四

論錢穀宜歸一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洪範八政食貨爲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此不足指揮百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

朝廷常慎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為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
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
居其任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疲乏邦家乂安自
改管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
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應支
用錢物五曹得以自專有司得符即時應副而戶部不能
制申發帳籍又不盡歸戶部戶部既不得總天下財賦無
由盡知錢穀出內見在之數既不盡知何由量入為出又
五曹及內外百官各具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

一關預無由盡公共一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
任也而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
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
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
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若使數人主之各務已
分所有者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而用之財有增益者
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恐有時而竭況民
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爲國家深憂者
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

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許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謂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取進止

乞申勑州縣依前勑差役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見御批指揮以臣近建明差役法慮其間未得盡備差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專切詳定聞奏臣竊以免役錢之病民自曩日臣僚民庶上封事及日近劉摯等奏陳言之甚詳非獨出臣一人之私意也陛下幸用臣言悉罷免役錢依舊差役詔下之日中外歡呼往來之人聞道路農民迭相慶賀云今後這回快活也然則此令之下深合人心明白灼然無可疑者其間條目未備不能委曲盡善固須有之臣所以乞下諸路州縣官吏令看詳若有妨礙施行未得即具利害擘畫以次上聞誠以畎畝幽隱南北

異宜自非在彼親民小官無以知其詳悉故令各具所見指陳利害所以盡下情求民瘼非謂勅書一下禁人不得復議也俟其奏到徐議添改何後之有要在早罷役錢復差役爲大利而已如搆大廈棟宇已立雖戶牖未備可以徐圖今陛下令韓維等再行詳定考究利害完補漏畧成就良法固無所妨但勑下已踰半月州縣差役約以及半方行遣紛紜臣愚竊恐聞此指揮謂朝廷前日之勑改更未定或斂錢或差役尚未可知官吏惶惑不知所從衆庶失望怨嗟益甚必有本因新法得進之臣乘此間隙爭言

免役錢不可罷因聚歛獲功之吏稱舊條未改督責免役錢愈急是民出湯火濯清泉復入湯火也伏望朝廷特賜申勑州縣言今來止爲其間條目未備令維等詳定所有差役仰州縣依前勑一面施行候詳定到事節續降下次免致於差役中半紛紜之際令出反汗人情大搖實天下幸甚

隨乞宮觀表辭位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以病羸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朝假將治已及月餘旬日以來疾大勢稍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足腫生瘡

步履甚難策杖而行不出堂室況於拜起固所未易臣自料度筋力完復可以朝趨近亦數月遠則半年或過此期未可前定豈有執政之臣身據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宴安偃仰養病於家何待人言獨不內愧臣是用夙宵惶愧無地自處今不免有表上瀆聖聰乞除宮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竊慮陛下怪其忽有此奏故別具劄子披瀝肝膽伏望聖慈早賜開允取進止

辭位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宮觀差遣特命入內內侍省東頭供

奉官陳衍賜臣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伏念臣自結髮從學講先王之道聞君子之風竊不自揆常妄有尊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蒙陛下誤采虛名擢於閭閻之間寘之廟堂之上禮遇過優委任至重臣非木石豈不知荷戴天恩銘心鏤骨願竭駑蹇少報萬分眷戀天庭豈肯輕去不謂一旦嬰此沉痾累月不愈害於飲食不能造朝今雖疾勢漸平飲食亦進而肌骨羸瘠氣力疲乏腫足骭瘍餘毒方熾旬月之間必未能趨伏闕庭瞻望天光端居私家尸位竊祿縱陛下寬仁微臣不知廉耻中外有識之士及天下

衆庶其謂臣何伏望聖慈矜察依臣前奏除宮觀差遣一任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為病未任入謝劄子 元祐元年閏二月二日上

臣今月二日准閤門承受范禹臣告報已降白麻除臣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令當日入謝者臣先為久病在假不能朝參乞一宮觀差遣未奉俞旨今忽聞制命超升左輔俾之師長百僚豈臣空疏所能堪可臣方別具悃款辭免未敢祗受況臣即令以久病少力足瘡未愈步履甚艱拜起不得未任朝見乞候臣筋力稍完入覲宸扆面陳

至誠取進止

辭左僕射第一劄子 元祐元年閏二月上

臣今月二日伏聞已降白麻除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者臣資性愚鈍學術膚淺誤蒙甄采預聞政事常懼不稱陷於罪戾加以近嬰疾疹久不朝參方乞宮觀以便頤養豈意天恩出於意表卽長中臺直升元宰躐等踰分近世罕倫愧赧驚懼汗流霑踵況今中外舊臣或輔佐累朝或踐揚兩府高才碩德顯著甚多若以代臣皆出臣右又卽今執政臣位在四若以次而舉亦未至臣伏望聖明歷選其

人俾居斯任如臣無狀何敢克當所有新命臣不敢祗受取進止

辭左僕射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閏二月上

臣今月六日伏蒙聖慈差東上閤門副使王舜封賜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告身者臣近聞恩命自知非分不敢膺克已累有文字辭免恭俟俞旨今蒙降到告身臣未敢祗受欲乞且留在閤門取進止

辭左僕射第三劄子 元祐元年閏二月上

臣于今月二十三日相繼有劄子辭免新除尚書左僕射

恩命未奉俞旨六日又蒙聖恩差東上閤門副使王舜封
就臣本家賜臣告身臣亦未敢祗受乞且留在閤門今早
勾當御藥院馮宗道傳宣幷降到御批早令祗受臣上戴
天恩下顧無狀進退惟谷無地自處臣聞高宗命傳說爲
相戒之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夫釀
酒者多麴則太苦多蘖則太甘調羹者多鹽則太鹹多梅
則太酸和羹適宜最爲難事故以諭良相酌寛猛之政處
大小之事必平和允愜曲盡其宜然後爲善臣才性長短
敢不自知賦分於天樸鈍戇直至於守事君之忠懷愛民

之志不爲欺罔不涉佞邪如此數條臣敢自保然燭理不明見事不敏度量褊隘闗防淺露若位以元宰委之機務分畫措置必有差違至時雖自納於刑亦無所益臣非敢愛身實恐誤國況臣之少壯猶不如人今年齒衰老目視近昏事多健忘目前所爲轉首不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自近病來耳頗重聽此皆事實衆所共見非臣以虛辭文飾如此豈可首居相位毗贊萬幾方今老成碩德已試有效及抱道藏器蘊積未施中外之臣不爲無人伏望聖慈博訪選以代臣必能稱職所有告身臣未敢祗受緣臣即

日步趨拜起皆所未能朝覲之期無由預定告身留臣本家於理非是伏乞依臣前奏早賜宣取且留在閤門候臣所患痊平堪步趨拜起入覲天顏面陳至誠至時若不允許祗受未晚取進止

乞黃庭堅同校資治通鑑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勑編修資治通鑑共成二百餘卷於去年九月內奏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及臣男康用副本重行校定聞奏近又奏聖旨令據已校到定本逐旋送國子監鏤板竊緣上件文字卷帙稍多其范宗禹近差充修神宗皇

帝實錄檢討官在彼自有職事慮恐日近校定不辦有妨
鏤板臣竊見祕書省校書郎黄庭堅好學有文即日在本
省別無職事欲望聖慈特差令與范祖禹及臣男康同校
定上件資治通鑑所貴早得了當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三十六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七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三十五

乞合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爲法不善者可以爲戒自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謀誠

爲從學之要然國家未有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爲亦不可不知也顧以年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閱而周知所以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爲圖年爲一行六十行爲一重五重爲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歷年圖上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

書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爲二十卷名曰稽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札等物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并上件稽古錄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將來讀祖宗寶訓了日若別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此書進讀仍令侍讀官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槩見庶幾足以資稽古之萬一輔聖性

之聰明取進止

論賑濟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惟鄉村人戶播殖百穀種藝桑麻乃天下衣食之原比於餘民尤宜存恤凡人情戀土各願安居苟非無以自存豈願流移他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早行賑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散米煮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覩近降朝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

人戶如委是闕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
丁寧指揮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
要道然所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乞
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戶有
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
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貸仍據鄉村三等人戶逐戶計
口出給歷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日給一升令各從民便
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給歷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
簿照會若本縣米穀數少則先從下戶出給歷頭有餘則

并給上戸其不願請領者亦聽候將來夏秋成熟糧食相接日即據簿歷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其令佐若别有良法簡易便民勝於此法者亦聽從便要在民不乏食不至流移而已仍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闕食人戸雖係災傷並不流移者保明聞奏優與酬奬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戸口多流移者取勘聞奏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勸沮百姓實霑聖澤取進止

乞撫納西人劄子 元祐元年三月上

臣先於二月中曾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統下詔悉赦西人之罪與之更始雖未還其侵疆且給歲賜待之如故此道大體正萬全無失旣而執政所見各有異同沮難遷延遂屏弃不行臣竊聞今來西人已有關報定使副詣闕賀登寶位國家若於此際又不下詔開而納之萬一西人蓄怨積憤肆其悖心或有一騎犯邊或於表牒中有一語不遜當是之時雖欲招納乃是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耻如之臣之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陛下令三省樞密院將臣三月三日十二日十六日并今來所上文字一處進呈臣愚

欲爲國家消患於未萌誠惜此機會夙夜遑遑廢寢忘食
陛下若俟詢謀僉同然後施行則執政人人各有所見臣
言必又屏弃凡邊境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伏
望陛下察臣所言甚易行而無後害可使華裔兩安爲利
甚大斷自聖志勿復有疑取進止

撫納西人詔意 元祐元年三月上

朕聞王者奄有四極至仁無私靡間華彝視之如一夏國
王秉常世守西土藩衛中邦自其祖彝興以來沐浴皇化
職貢時至率多忠勤仁宗皇帝加之寵名胙以大國錫予

之數歲則有常羈因邊臣奏陳云彼君臣失職及移文詰
問曾無報應神宗皇帝乃出師命將拯彼阽危在於夏國
主秉常實有大造而所謂之人遽敢自絕侵軼我邊鄙虔
劉我吏民正旦同天皆不入賀國家包以大度置而不問
但絕歲賜以俟悛心不幸先帝違弃萬國朕嗣守令緒祗
承前志夙夜寅畏迨今朞年宣廣恩澤無幽不振而夏國
主秉常屢遣使者造于闕庭弔祭訃告寖修常職朕惟江
海之大來則受之豈復追念往昔校計細故宜捨其前日
之不恭取其今茲之效順曠然湔滌與之更始自今申敕

將吏嚴戢兵民毋得輒規小利擾彼疆埸凡歲時頒賚命有司率由舊章必使桴鼓不鳴烽燧無警彼此之民早眠宴起同底太平不亦休哉可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辭接續支俸劄子 元祐元年三月上

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勘請俸給聞近有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治其俸給等接續支給臣自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朝假久而不愈亦嘗陳乞宮觀以養衰殘聖恩不許更除左僕射臣惶恐失圖不敢復言自爾日望痊平入覲丹扆面陳至誠庶得極竭疲駑且供舊職以補報

萬分而臟府雖寧瘡瘍未愈肌體羸瘠足力全無步履甚
難拜起不得以此無由朝參詐在假不管本職公事已及
一百一十餘日入覲之期未能自定竊以百日停俸著在
舊章况臣當表率百僚豈敢廢格不行臣聞孔子曰先事
後得詩云不素餐兮今雖聖澤優厚曲加矜恤而使臣違
先事之義重素餐之罪四海指目何以自安伏望聖慈許
臣依條百日外住支請受候參假日依舊庶使臣得安心
養疾保全微軀取進止

乞罷將官劄子 元祐元年三月上

臣於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滅六國以爲兵不復用雖置郡守而以御史監之墮名城銷鋒鏑故陳勝吳廣起而郡縣不能制國隨以亡晉武帝平吳悉罷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天下遂大亂國朝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不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

熙寧中謀臣建議分天下禁軍每數千爲一將別置將官以領之訓練差使抽那一出其手其逐縣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白直及諸般差使而已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長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有許差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臣目覩前宰相西

京留守韓絳謁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臣當時乞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使其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如嘉祐編勑以前之數臣自上此文字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近歲諸處多闕雨澤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禁軍盡屬將官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

之變豈不爲朝廷旰食之憂邪王者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豈可自恃太平之久謂必無此等事邪又自宗祖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往緣邊及諸路屯駐駐泊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鬭習山川自置將官以來苟非有所征討全將起發與將官偕行外其餘常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性歲月滋久恐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准備差遣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都監監押員數亦如舊設官重複虛費廩祿凡將官之設有害無利天下曉軍政者莫不知

之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官轄一如未置將官已前之法其諸州軍兵馬全少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其守禦有備而寇賊之發不能式遏或弃城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歛民財賂賊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今平居騶從且不能備一旦寇至責以死節不亦難哉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七終